



三位天后级网络写手

记者翟晓林

中国网络文学小史

1997年

爱情小说《第一次的亲密接触》，从网上火到网下，并转变为书本、纸质杂志、电影、电视，作者“痞子蔡”（真名：蔡智恒）也被誉为华语文坛“网络第一写手”。

1998年

创办于1997年的华语文学门户网站“榕树下”，凝聚了一批在华语文学界极具影响力的作家，如安妮宝贝、宁财神、李寻欢、蔡骏、今何在……“榕树下”多次举办网络文学大赛，余华、苏童、王安忆、王朔、阿城、陈村、麦家、邱华栋、李敬泽等名家均曾出任大赛评委。曾在文化界引发了以“榕树下”为代表的“网络文学”现象的全国大讨论。

2000年

从“榕树下”网站上脱颖而出的众多作者中，安妮宝贝、宁财神、俞白眉、李寻欢并称为“四驾马车”。其中人气最高的安妮宝贝，在很长时间内影响了万千文艺青年。

2002年

网络文学的大本营转移到了天涯网站。慕容雪村就是在此被网友发现并喜欢。与此同时，小说门户网站发展尤为显著。起点中文网、天鹰文学网等一批中文小说网站先后建立，并出现网络作者签约现象。

2004年

小说网发展到公司化经营模式，采取VIP会员制付费阅读形式，众多人气爆棚、收入甚高的“网络大神”出现。自此，原创文学网站也开始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。

2008年

当年7月，盛大文学成立，网络小说营销从原来单一的电子付费阅读和线下出版，拓展到手机阅读、在线阅读、影视改编、网络游戏改编甚至话剧、广播剧、漫画、动画等方面。这一年也被称为网络文学的“全版权运营元年”。

网络文学点金三王

唐家三少：《斗罗大陆》最早被主流文学界接纳的“码神”
我吃西红柿：《星辰变》“小白文”成就网络作家典型

天蚕土豆：《斗破苍穹》最年轻“千万级”玄幻小说大家

去年热播整年的电视剧《甄嬛传》，席卷海内外。综合人气、口碑、收视率和海外市场考量，它超越了《潜伏》、《士兵突击》，是近十年来罕有的成功之作。

今年正在热映的电影《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》，9天时间，影片迅速突破4亿元票房，创下国内女导演处女作票房新高，也是国产青春片票房新高。

这些热门影视作品都改编自红极一时的网络小说，它们的作者匪我思存、流潋紫和辛夷坞——均为30出头的网络当红女写手。

中国网络文学第一次走进大众视野，是1997年台湾大学生痞子蔡创作的《第一次的亲密接触》。小说从网上红到网下，很快转变为纸质书、电影、电视剧。今天，网络写手已成大军。截至2012年第一季度，仅盛大文学便有超过160万名作家，创作了近600万部原创文学作品。

“中国的历史，记载的是一部男人的历史，即所谓的帝王将相。他们身后的女人，只是一群寂寞而黯淡的影子。所以一直希望有机会，凭着自己的理解和想象，静下心来书写关于她们这样群体的故事。”
——流潋紫



“正如故乡是用来怀念的，青春就是用来追忆的，当你怀揣着它时，它一文不值，只有将它耗尽后，再回过头看，一切才有了意义。”
——辛夷坞



“匪是匪，我是我，思念抑或思考，而我在这里，你在天涯的那端。年纪小的时候，青春飞扬，总有这样的执拗，那些都很好很好的，可是我偏不喜欢。”
——匪我思存



“后宫第一人”——流潋紫

流潋紫，女，原名吴雪岚，浙江湖州人，1984年生。2007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，文学学士学位。现任教于杭州江南实验学校。

2007年，她以一部文采斐然、机关算尽的《后宫·甄嬛传》(以下简称《甄嬛传》)名动网络，并亲自担纲同名电视连续剧的编剧，一举造就自己知名类型文学作家、当红影视编剧的地位。

《甄嬛传》向《红楼梦》致敬

2006年大学寒假，受TVB经典宫斗剧《金枝玉孽》触动，她开始专门看一些历史书，想自己写一部关于后宫女人的小说，这就是《甄嬛传》。

“流潋紫”这个笔名，来自于她当时用的一款唇膏。

流潋紫以前就爱看《二十四史》，对文中要用的古代服饰、礼仪、宫廷品级等知识，她在学校图书馆查资料整理了一本，需要时就翻找。书中涉及到的麝香、红花、香料等宫斗武器，也都有医学根

据——她后来的先生是中医药大学老师，去查了很多资料，她才写进书里。

看《甄嬛传》，易想到《红楼梦》。流潋紫承认，因从小深爱《红楼梦》，为其文学语言所倾倒，自己的语言风格也越来越接近“红楼体”，“这是一部向《红楼梦》致敬之作”。

写“心计”很痛苦

《甄嬛传》将发生在女人之间的明争暗斗描写得惟妙惟肖，不少读者猜想生活中流潋紫也一定工于心计。

对此，流潋紫喊冤，“只是曾经在一夕之间被同事背叛过友情和爱情，写这个故事也是寄托了一种愿望——如果我能像甄嬛一样聪明，善于体察人心就好了。所以在写的时候很痛苦，一定要把一件简单的事变复杂，一波三折地写人的心思”。

到今天，流潋紫仍然认为创作是情绪的发泄，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消极抵抗。“写甄嬛的故事，虽然写

了那么多勾心斗角，但更多的是写对感情的向往，对‘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’的美好期许”。

已成千万级作家

《甄嬛传》在晋江原创网上写了不久，就有文学网站要签约。很少有新写手能经受住靠点击率赢得稿费的诱惑，但一直把写小说当作业余爱好的流潋紫拒绝了，并开始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免费更新给读者看。

2007年，《甄嬛传》获得腾讯原创大赛一等奖，开始有出版社和她谈实体书的出版。著名出版人沈浩波最终以10万册首印、10%版税的天价以及一整套全面系统的宣传方案赢得该作品的版权。

这些年，七本《甄嬛传》版税水涨船高。出版人夏烈猜测，作者在推出典藏版丛书后，从中获得的净收入保守估计已超过100万元，还不包括图书加印后的版税。另有说法是，流潋紫从《甄嬛传》获得的利润已经超过1000万元。

暖伤青春——辛夷坞

6000字，发布到网上，“两天后一看，还真有几个读者给我留言”。辛夷坞既意外又兴奋，每天下班后更新文字成了固定节目。

后来，《致青春》即将收尾时，女性专业出版品牌“悦读纪”的创始人亲自找上门来，签下辛夷坞。伴随人生第一份合约而来的是人生第一笔稿费，4万元。当时，做秘书工作的辛夷坞，年收入不过五六万。

辛夷坞笔下的故事大多来自身边的人和事，她定义自己的作品“就是‘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’”。“他们敢于大胆而直接地追求想要的东西，懂得正视自己的内心需求”。

两年写出4本畅销书

到2009年，短短两年，4本畅销书，辛夷坞稿费版税的收入很快超过工资10倍以上。2012年初，她曾透露，现在的收入是以前上班时收入的四五十倍。

比起唐家三少等每天笔耕不辍的网络写手，辛夷坞简直是太懒

散了。成为专职作家后，她一年大概有10个月的时间不务正业，只有两个月在拼命赶稿。

“倒不是为了专职写作而辞掉工作。我不希望在一个国企里面做一个女职员，然后是一个女中层，就这样平淡过一辈子。人生应该还有其他的可能性”。

最近，随着孩子出生，她的生活才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——畅销作家变成了全职妈妈。

参照赵薇写《致青春》

辛夷坞的代表作《致青春》，出过音乐广播剧，由金海心、王栎鑫等明星出演。2013年4月26日，又由初执导筒的赵薇搬上银幕。

她透露，自己写这部书的时候，有些部分确实是参考着赵薇来写的，“女主角郑微是一个洒脱、执着、敢爱敢恨的人，那种灵气劲很像10年前的赵薇。更重要的是她们都像一个理想主义者，有着同样单纯、勇敢、重感情、愿意为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不顾一切往前冲的特质”。

虐恋情深——匪我思存

小说《裂锦》，也是在大学课堂的高数草稿本上初具雏形。

网络给了匪我思存一个讲故事的广阔天地。2004年，她把《裂锦》传到网上，刚更新完就有出版社打电话。然后自然而然，她拥有了无数自称“匪徒”的粉丝，接连出版了14部作品，5部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……

虐虐更健康

“虽则如云，匪我思存”，意思是“那些都是很好很好的，可是我偏不喜欢”。好像与这个名字相对应，她的故事总是以悲剧结尾，即使是大团圆结局，中间也虐心无数，“杀人如麻”，所以常被粉丝称为“顶级虐后妈”(后妈，指不疼笔下主角的作者，记者注)。

谈起这个，匪我思存说，她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《红楼梦》，其氛围对她形成了深远的影响。世事的书柜里偷拿张爱玲、张恨水、金庸的书看，创作中往往不自觉地模仿。向这个中心靠拢。

其实看博客，会发现这是个十分欢乐的人。她调侃自己写小说是因为“花痴”，对被叫成“顶级后妈”

“灰常灰常不爽”，但也豪爽表示：“我们一贯的口号是，虐虐更健康。不爽得定期流泪有助于排毒养颜么？”

她说，自己最希望表达的其实是勇敢和坚强。“因为我的读者以女性为主，而且很多都是特别年轻的女孩子，有的还是学生。我希望她们能够从小说里得知，越勇敢，越幸福”。

低调再低调

不论在网上如何红，现实中，匪我思存就是一个普通的财务工作人员。

她不希望小说影响到正常生活，因此不愿公开自己的姓名、年龄、公司、住址等真实信息，蒙着一层不可言说的神秘感，隐藏在武汉市井之中。

她在小说里塑造了许多高帅富并腹黑的男主角，但她坦言那并不是她的菜：“我喜欢的异性首先一定要善良，这一个条件就把大部分言情小说男主角都排除了，然后还要大方，除了对我以外，其他的都应该拿得起、放得下。”

网络文学不关注要落伍

网络文学最初是安妮宝贝等人代表的文青时代，后来就是资本进入，例如盛大文学、起点中文网，之后慢慢类型化的文学。类型化文学跟受众、传媒的关系特别紧密。比如电脑、手机阅读普及，有大量的中小读者、民工读者，这都可能影响到行文的走向。

现在主流文学界对网络文学，主动的关注并不够，但是网络文学发展太快了，不得不关注。包括我也是2008年才开始关注，我们这些搞文学前沿批评的人都视而不见。这可能跟微博的发展有关，因为微博发明大量的新词，例如甄嬛体、忍够体、元芳体，包括“屌丝”等等，它们迅速地普及，连人民日报都用“屌丝”，部门的公文都用甄嬛体。一下子大家会感到一种危机，如果不关注，就被时代抛在后面了，听不懂在说什么，话语权都改变了。文学界这两年越来越感觉到这一点。

网络文学有可能成为主流文学。这是我的一个判断，这是完全有可能的。

主流文学在国际的定义上是大众文学、通俗文化。在中国，它不一定是拥有最大众读者的文学，但不一定要对大众读者有领导力的才是主流文学。我们现在说的主流文学，也就是传统文学，不是读者少的问题，最致命的是对网络文学这样的类型文学缺乏精英领导力，别人不认你。但网络文学必须不能只拥有大众的读者，而是必须参与主流文学的建构，它才成为主流文学。它未必不能生成这样的东西。

——邵燕君(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)

网络文学没什么新鲜的

我没有觉得网络文学是一个多么新的东西。武侠小说、言情小说、官场、公案之类，差不多是100年前就有，只是我们在1949年之后相当一段时间，在主流的文化媒介上把这个给抑制了。上世纪90年代末期，网络给了它们一个机会，使得这样的写作方向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

如果没有网络，我们可能看不到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类型的文学的复兴。主流的媒介、文化评论系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都把这些给彻底屏蔽掉，恰恰是网络把一个人压抑的阅读欲望释放出来。

什么叫主流？现在从市场意义上讲，网络文学是主流，或者说类型化的消费性的文学是主流。你去看看畅销书排行榜，有段时间莫言得了奖，前几位都是莫言；如果不是莫言得了奖的话，前几位基本都是类型小说。

在文化中，通俗的、大众化的文化一定是占市场的主流的。例如就不能说交响乐是占市场主流，那得要了人命了，一定是通俗歌曲占市场主流，这非常正常。即使在上世纪30年代，张恨水的销量也比鲁迅的销量要高得多。有些事情其实是很正常的，它并不一定要由此而生发出一些问题，例如我们的文化格局中是不是张恨水就是伟大的主流了、鲁迅就没有价值了或者怎么样。

很多人要么就是说网络文学很俗，要么说这是代表了时代前进的伟大方向。我觉得我们有时候看很多东西可能需要一些历史的眼光，也需要一个把中国文学放到世界的横向比较中的眼光，而不要大惊小怪的眼光。

——李敬泽(文学评论家，曾任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主编)